



後漢書卷之六

先進  
顏流  
子路

憲問

□ 12  
2981  
5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

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

也。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

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

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如用之則吾

從先進。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論語卷之六

12  
2981  
5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

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

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

也○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

不說○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

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子曰孝哉閔子

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問去聲○胡

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

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

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

則亡。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者，必待其能問乃告。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

之。此教誨之道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

車以為之椁。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

也。請為椁，欲賣也。請為椁，欲賣也。車以買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

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

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

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

可以無椁，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

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

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顏淵死，子曰：噫。

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顏

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曰，

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夫。

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

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門人厚葬之。蓋顏路

聽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

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問事

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

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及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

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魯人爲長府。長

藏名。藏貨財曰。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

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

理。惟有德者能之。○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

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

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子曰。過

猶不及。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

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

其過。引其不及。○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

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

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

急賦稅以益其富。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

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

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

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

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

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

仕為急。故也。○柴也愚。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

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

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

實，可以見其為人矣。參也魯。參，魯人，字子

魯，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

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

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師也辟，辟，婢亦

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由也嗛，嗛，五且反。○嗛，粗俗

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

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

首，而通為一章。○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近

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

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

安貧。○命，謂

也。○命，謂

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

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

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

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

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

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

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子曰：論篤

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

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

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

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

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



命者有關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

在。何敢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

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固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固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

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具者。必行已之志。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意二子謂備臣數而已。既非大臣。則從季

氏之所。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為而已。不足於大

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

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  
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  
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

**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

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

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

**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皙。子日以吾一曾參父名點。

**日長乎爾。母吾以也。** 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

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

**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

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

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饑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

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小國也。如

循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再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

其詞益遜。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相去聲。○公西華志

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視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點爾

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

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

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閭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禪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未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

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曰：夫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

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晒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

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

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顏淵曰。請問其

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目。條件

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

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敬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

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孔子弟子。子曰。仁者其言也詡。詡。音刃。○詡。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曰。其言也詡。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詡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

四書集注 論語 卷之六 一

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向

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

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

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

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

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云然者。○子夏曰。商聞之

矣。蓋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

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君子敬而無失。與

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

乎無兄弟也。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間斷。

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



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陰反。愬。蘇路反。○浸

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剥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已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

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子貢問

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

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

者何先。曰。去兵。

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乎。則無兵而守固矣。子

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

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乎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衛大夫。

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也。

言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

**鞞。**鞞，其郭反。○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

**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

**曰：二吾猶不足，如**

**之何其徹也？**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

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歛

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

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

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

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

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祭寡則貉

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

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子張問

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

徙義則

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

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

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

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

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

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

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

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

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

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

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

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

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

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

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

孔子對曰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

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率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也。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矣。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

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

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

故告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

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

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

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

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

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

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

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焉於虔反。○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

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而况於殺乎

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

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

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者聞也

子曰是聞

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

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

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專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聞也者色取仁而

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善其

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樊遲從遊於舞雩

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

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已先

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

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感與與平

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不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感之甚者也感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

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愛樊遲未

達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子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

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

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

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舜

者直之理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

下

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

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

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

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終



論語卷之七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 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



論語卷之七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朱熹集註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

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

母○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仲弓為季氏

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

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

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虔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

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

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

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

**足**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故君子名之必**

**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瞶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瞶之子。輒以拒蒯瞶。夫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

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

論語

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之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

故孔子嘆之。○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

僕。御車也。庶。衆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制田里。薄賦。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

歛以富之。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

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

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

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

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

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

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

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

其能然乎。○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

年有成。○子曰。子欲富。黃金覆地。○子曰。子

欲富。黃金覆地。○子曰。子欲富。黃金覆地。

○子曰。子欲富。黃金覆地。○子曰。子欲富。

○子曰。子欲富。黃金覆地。○子曰。子欲富。

○子曰。子欲富。黃金覆地。○子曰。子欲富。

○子曰。子欲富。黃金覆地。○子曰。子欲富。

○子曰。子欲富。黃金覆地。○子曰。子欲富。

○子曰。子欲富。黃金覆地。○子曰。子欲富。

○子曰。子欲富。黃金覆地。○子曰。子欲富。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

言也。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

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

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

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干文景。

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

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

夫聖人則不待百。○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

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

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

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

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

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

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

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

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冉有

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定

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

必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其效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言也。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

子曰。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

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而莫之遠也，不亦善乎。

如不善而莫之遠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遠，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遠，則讒誦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遠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

直在其中矣。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

○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

直在其中矣。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

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樊遲問仁。子曰。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睥面。盜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子貢問曰。何如

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

子貢能言。故以使其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曰。敢問其次。

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

故為其次。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

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筭。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



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子曰。不得中行而與

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繫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

可以作巫醫。善夫。

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不恒

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辭。承。進也。三。已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子曰。君子而而

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

可也。

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子曰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

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器

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怨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子君

矣

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

切偲偲兄弟怡怡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

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

之○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教

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

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春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

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無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

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子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

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子曰。士而懷居不

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

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

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致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

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

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南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俱不得其

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

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臯

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泥又殺羿而代之臯春秋傳作澆泥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臯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

○子曰君子而

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謝氏

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子曰愛之。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婢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

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

也。猶言此人也。

伯氏。齊大夫。駢邑。

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

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或問管仲子

也。猶言此人也。

伯氏。齊大夫。駢邑。

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

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或問管仲子

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處貧難，處

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子曰：孟公綽為

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

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

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

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

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

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

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成人，猶

夫。名約。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

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

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

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曰：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復加曰：學者既

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

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技也。公明，姓。

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

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

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

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

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

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

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揚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

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

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

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黜反召音

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

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子曰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霸

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

之俗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

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

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

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子

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

喪。○喪。夫音扶。喪。去聲。失位也。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

鮒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

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

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

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

也。難。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陳。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陳

成子弒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孔

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

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

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告夫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二家。哀公不得自專。

故使孔子告之。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

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之三子。豈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

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子

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

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

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

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去為

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蘧伯

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

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

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

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

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

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

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耻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

有餘之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

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

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言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

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

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

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

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

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

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

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揚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

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

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

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

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

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

也。子曰：何以報德？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

報之乎？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

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夫子自歎。子貢曰。何

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

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

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

察其如命何

與平聲○謝氏曰。雖察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察無如之何。愚謂

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察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

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

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

與

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

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

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

則揭

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

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蒹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

淺深之宜。子曰果哉。未之難矣。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未。無也。聖人

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子張曰。書云。高宗諒

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

義。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

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

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子曰。上好禮

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子曰。上好禮

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謝氏曰。○子路

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

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



四書集註 論語七  
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

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

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

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

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